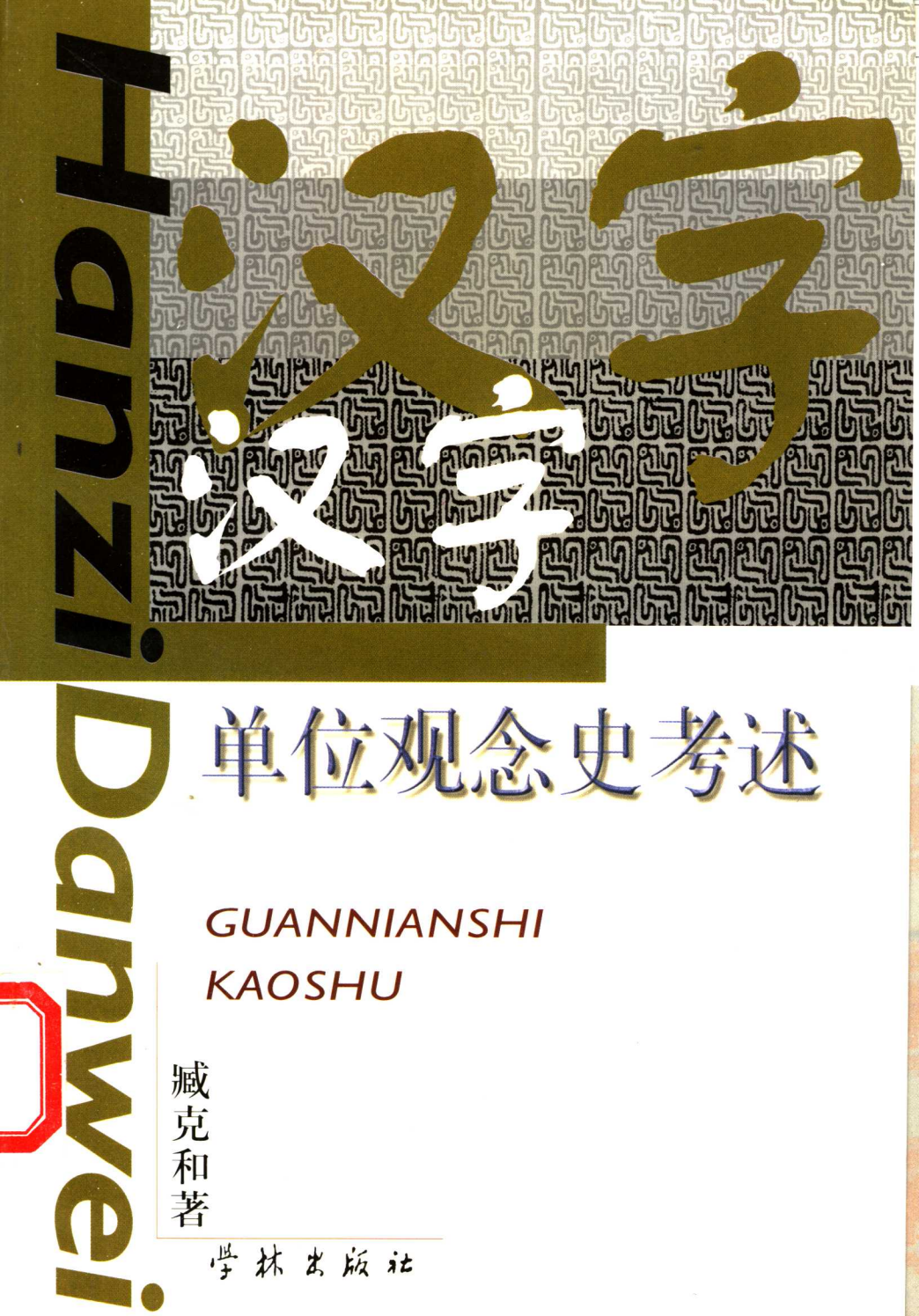




Hanzi!

Danwei!

汉字

单位观念史考述

GUANNIANSHI
KAOSHU

臧克和著

学林出版社

汉字单位观念史考述

- 作 者 臧克和
特约编辑 夏 军
责任编辑 雷群明
封面设计 郭伟星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三楼
电话: 64519008转 邮编: 2002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出版社 发行部
上海市文庙路120号
电话: 63779027 邮编: 200010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插 页 1
印 张 8.75
字 数 19.8万
版 次 199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册
书 号 ISBN 7-80616-564-9/H·13
定 价 14.00元

作者简介

臧克和 1956 年出生于山东诸城，古文字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古典文献专业教授。已发表文字训诂、文史考论论文八十余篇，海内外已出版学术专著十部，其中专著《语象论——〈管锥编〉疏证》1995 年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图书奖，专著《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1996 年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专著《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1997 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主编“汉字研究新视野丛书”1997 年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现在正在从事的研究是《尚书校诂》、《说文新校》、《管锥编笺证》。

内 容 提 要

本书初版原题为《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近十年来作者又就书中所讨论的美学史、汉语史等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开掘和考证,补充了丰富的资料,形成为单位观念史学的线索,因此新版更名为《汉字单位观念史考述》。本书运用文字、声韵、训诂、文献学等实证方法,将义理、辞章、考据系统会通,多边融贯,资料翔实,不尚空言。

再 版 序

克和君的《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初版于1990年，而属草的时间却为80年代末期，至今已近十个年头。近十年来，克和君拾级而上，功力日深，以他特有的学术锐气，开拓进取，求实创造，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研究方法的不断优化，这就是，将义理辞章考据逐级融贯会通，创辟一条以字证史、假经考字的文字、文史考证的新路。

继《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之后，克和君所著《语象论——〈管锥编〉疏证》和《钱钟书与中国文化精神》两部钱学研究专书，就是以考据词章义理之学的著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从具体的文字考释入手，探幽发微，龙虫并雕，以光大钱学的。而海外出版的《汉字取象论》和《窥天集——〈管锥编〉直解》等著作，则可视为这种文字考释方法路数的归结。克和君近两年出版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和《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等著作，则发展了以字证史的单位观念史学的研究，使得《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一书中的具体考论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所涉文献资料亦愈加丰厚。这种文字考据学的路子，归根结蒂，是试图恢复前辈国学大师们会通治学的优秀学术传统。据我们不完全的了解，单是《人民日报》海内版、海外版以及副刊、专栏等就有关于他的四次介绍；迄今为止，他已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图书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届全国国家图书奖等奖项。这无疑是对克和君的

这种治学方法的认同。

记得初版序言中我曾言及克和君志在高远。近十年来的数度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分明记录着他勇于攀登的足迹。趁《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再版的机会，想再说一句：无限风光，就在前面。

李 圃

1997 年春于上海

再 版 说 明

《汉字单位观念史考述》是在《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一书基础上修改、增订、发展而成的。

初版的《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一书，草成于1989年春夏之交，默存公抱疾阅读了大部分的内容，李圃师作了审读和指导。1990年即由学林出版社刊入“青年学者丛书”印行。该书这么快付梓，是与一向为功于学林的学林出版社雷群明社长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陶型传教授有许多关系的。

这部东西不过十多万字的篇幅，后记交代的时间匆促，内容粗率等问题，都是老实话，是不能方便推委到印刷校对等方面去的。现在来看这部小书的内容不时流露出轻心易念，词气未平，但当时它却是以其实证色彩颇浓而不合时宜的——其实，迄今为止我的文字著述，仍如默存先生所称：“足下又不屑趋炎附势。”又如出版界友人的感觉和评判：“您的著述是所谓不入时流的一类。”——因此，藏拙为幸，我在后来的著述里很少提及这种鸡零狗碎的东西。

“卅年为一世”。在该书写后的近十年里，不断得到读者需要该书的信息，尽管书里并没有交代我自己的通讯地址。某些地处僻远的热心读者，竟然以邮购不获而专程跑到出版社索书，至有海外汉学研究者辗转来函请求帮助访求，精通中国小学的韩国河永三博士告知是从北京图书馆复印的。尤其令我大起惶

惑的是,不断见得到有关学术论文著作对该书的称引,陆续发现过一些报刊的评述文字,例如,《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1990 年 7 月 18 日刊布陆文虎先生题为《龙虫并雕 文质相宜——读〈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

我最近读到一本很有特点的书。从书名来看,《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似乎只是一本平实的小册子。但是作者臧克和从汉语文字出发,将板重的文字学与飞动的文艺学沟通起来,将传统的训诂学与新潮的审美发生学结合起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汉语文字的哲学内蕴、文学艺术的生成流变等,进行有意义的解析和描述,从而使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再一次闪射出灿烂的光辉。

据作者说,他之所以采用龙虫并雕的独特视角,乃是受到钱钟书先生《管锥编》的启发。在读《管锥编》开卷第一篇《论易之三名》时,他有三点重要感受:一、语言文字为通向意象、感觉、心理、思维、文化哲学的津梁;二、阐释语言冥契道妙,可究文化哲学之内蕴;三、语言训诂可达我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体用相待”之理。《管锥编》乃谈艺录,其书常能打通文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之藩篱界限,广泛论及文化学、哲学、心理学、宗教、语言学等等,美国著名史学家汪荣祖教授认为此书论史,“神目如电,洞若观火”。臧君之术业专攻在语言学,从语言学论到审美心理,正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深得《管锥编》之趣。

我读《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发现该书受益于《管锥编》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方法。《管锥编》广泛借鉴和运用语文学、单位观念史和训诂学的方法,穷究群籍、以类论文,为汉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发现了新义蕴。臧君本书取“文”、“美”、“宜”、“德”、“舞”五类汉字,沿波讨源,对于古来

人生途程中的种种指号情境详加评述,从而对中华民族的艺术创造心理、审美嗜尚倾向、审美价值判断、审美中的道德价值取向、古代乐舞的发生衍进等专题进行了饶有趣味的研讨。二是观点。钱钟书先生认为:“古人屋宇、器物、碑帖之类,流传供观赏摩挲,原皆自具功能,非徒鉴赏之资。人事代谢,制作递更,其初因用而施艺,后遂用失而艺存。”臧君服膺其论,乃据以完成民族“文心”之探源。三是材料。钱钟书先生曾标举刘过《浣溪纱》中“骨细肌丰周防画,肉多韵胜子瞻书”和徐渭《眼儿媚》中“粉肥雪重,燕赵秦娥”之句,而谓:“古人审美嗜尚,此数语可以包举。”臧君在论及中华民族“以大为美”时,即引此节为说。非仅本书作者,凡谈艺者,皆可从钱钟书先生的著作中得到上述三种益处。

目前,钱钟书研究正在深入发展,而如《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这样带有创辟性的成果尚不多见,因此,我愿将此书推荐给爱读书的朋友们。

又如,1993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八版,杨扬先生应约特辟“中国美学的探索及其成果”综述栏,又将《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一书作为“从古文字训诂探求汉民族审美心理”的类型,作了评述性介绍:

臧克和在《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一书中发挥学习钱钟书论著中所获心得,从古文字训诂入手,探求汉民族审美心理,得出了一些具有新意的论点。以“宜”字类为例,作者就“宜”、“嘉”、“好”、“味”、“和”、“圆”字群作训诂基础上的论述就有这样的论点:①我国古代人审美价值判断活动滥觞与饮食有密切的联系。②审美价值判断活动的发轫与自身(种)的繁衍崇拜大有联系。③审美价值判断活动的发源与物产丰盛的追求有关系。④体现审美活动的字群的字源亦

与初民的祭祀活动发生联系,而这些祭祀活动也仍然是初民对于生殖繁衍渴望的反映。⑤概括上述传递古代审美价值取向的古文字符号的字源涵义以及诸种类型的联系,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情形:其一,对外在的姿态美的视觉感受性;其二,对内在愉悦美的味觉感受性。⑥这两大类型适代表了人类社会较为原始阶段的种(自身)的繁衍与物的丰产两大主题,而这两者的统一,构成了这个社会阶段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的深层基础可以概括为生存机制。而这正是一切宗教哲学艺术的终极历史背景。我国古代上述审美价值取向的特点,必然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族诸审美范畴的形成,并使之具有鲜明的特征。

.....

于是我感觉十分惭愧和惶恐,雷群明社长则积极支持再版。学林出版社对学术的负责精神使我感佩和忻幸,而真正打算动笔修订的时候,我又动摇起来:这样一部小册子,是否还有改动再版的必要,索性让它一仍其旧、自生自灭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还有,原作考订琐屑,而我案头文债如积,又很难彻底痛改、脱胎换骨。

但是,《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里某些字类的考释,只是稍逗其绪、例证不广。我在后来撰写的《汉字取象论》、《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等几部考据学的书里,都有若干进一步的考论。将各处的考释联系起来,自可展示某一“单位观念”的推演历史,例如《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二释“善”:

其次来看“善”。照后来的意思看,应该是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这里仍然是依据许慎关于“美”与“善”同义的揭示,说明两者在字源、语源方面的联系。《说文》:“善,吉也,从言从羊。”善、美、義一群字均取象于羊,这是从字形上一

望而知的。西周金文《善夫克鼎》即以“善”为“膳”，《周礼·天官·膳夫》：“膳夫，掌王之饮、食、膳、羞。”……大凡与“善”同源的字也就往往具有与饮食有关的鲜美之义……

另外，在第四部分释“德”也涉及到：

“善”字在殷墟卜辞中的写法、用法等情形，迄今学术界所能论证的东西几乎没有多少。为了慎重起见，本书亦付阙如。这里只是根据汉代人关于“善”字本义的理解，以及古代语言中与“善”字结合为一词的“善良”、“吉善”等联系进行力所能及的考释。

《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第四部分第一节“大羊意象”进一步考释道：

（善）甲骨文取象于羊，又有取于“臣”，我们认为这个“臣”符还表示着“善”字的读音。“善”古音为禅母元部，“臣”属禅母真部，为双声关系，且“真元旁转”。至《说文》所收篆文又从“言”，仍然传达“形声”结构自若：“善”、“言”古音皆系元部，又存在叠韵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善”字这类形声结构较为复杂一些，因为在初是取双“臣”双“言”来构形的，所以一般被这一表象遮蔽了结构内部的音、形关系。这的确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因为取双“臣”一如取双“言”，但在作为字符的层次上仍只起一“臣”、一“言”的作用，所以双“臣”复可整体性删除为一“臣”，双“言”可整体性删除为一“言”，否则“言”、“諗”音义大相径庭矣（注①类似的例字如《说文·灇部》“灇”篆作“灇”）。

又，“善”还具有“神判”之一边，但其中画出一羊符，如何就引出“正直”的字义呢，以往皆嫌牵强傅会；《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汉字取象论》等又考论古汉字取象巫术仪式的类型，前者《原“德”篇》四“‘善’的原始佐证”节又有考释说：

在中国文字体系中，“善”字很早就参与道德评判。是非曲直，赖以区辨。但这里顺便联类的是，中国文字系统中保存了古老的“神判之善”到儒学加工改造后的“顺良之善”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次的比较过程中可以发现，虽然在这两个层次中“羊”都是作为中心意符参与的，但是有“狠”、“顺”二边。“狠”、“顺”二边既具在“羊”之一体，其中间的联系在于一“直”。以下分层分边来说。

“羊”参与神判之象

《说文解字》有关部类，保存了“羊”参与古老神判的“语义场”。《詁部》曰：

詁：競言也，从二言。凡詁之属皆从詁，读若兢。

善：吉也，从詁从羊，此与义美同意。

競：强语也，一曰逐也，从詁。

《辩部》收二文：

辩：罪人相与讼也，从二辛。凡辩之属皆从辩。

辨：治也，从言在辩之间。

比勘甲金文“善”字构形，“羊”符的确处于“善”字结构中心，见附表(略)。表<1>突出画成羊的眼目部分，表明在初民看来，“羊”具有洞察明辨诉讼双方是非曲直的神性，表<2>则体示“羊”具有区辨的法术效力：在就言相持的双方中间画成一“羊”符，即令善恶得以分辨开来。

如此，就不但是有关“善”的考释结论，而且连同该字研究推演的历史过程俱凿凿可按，差可算得上是“单位观念史学”研究了。

于是再版题目就叫作《汉字单位观念史考述》，初版所采用的《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标目，原本取题过大。在内容上除了明显的讹误而加以订正、撤掉原作第六部分以与全书体例保持统一外，余则尽可能存旧，以便让读者了解本来原始。考虑到这

个缘故，我这里也不想利用“学林”提供的便利而放手改动，并非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由于补入了有关文字考释发展的内容，原书的标目已不能包孕无遗，只好作些相应调整。又原书注释已极繁多，补入的部分一律作“补说”处理，须注明的地方则标出“参见”字样：释典所谓方便而已。

默存先生治考据，道是“穷物之几，不若观物之全”；精研外语，亲炙中西经典；创辟为文史哲训（训诂）贯通、旧学加邃密、新知转深沉的阐释学范型。学人已根本难以规模得其仿佛。这本小书初版在后记里交代过作为《管锥编》读书札记的关系。再版仍不出考订的旧套，以字证史——从义理、词章、考据诸级融贯、整体推演的考证。

臧克和

1997年元月

目 录

再版序	李 圃	1
再版说明	臧克和	3
1. “文”字类释：文心观念史考述		1
1.1 文章字		1
1.2 文饰字		4
1.3 文心字		13
1.4 诗志字		28
1.5 体用字		37
2. “美”字类释：审美观念史考述		48
2.1 本义说		48
2.2 字源说		52
2.3 同义说		57
2.4 嗜尚说		61
2.5 补充说		69
3. “宜”字类释：审美观念史考述		87
3.1 宜字族		87
3.2 嘉字族		91
3.3 好字族		93
3.4 味字族		96
3.5 圆字族		101
3.6 补说好		105
4. “和”字类释：审美观念史考述		119

4.1	字源疏	119
4.2	感官疏	121
4.3	和同疏	129
4.4	群经疏	131
4.5	音乐疏	134
5.	“舞”字类释: 审美观念史考述	140
5.1	颂字族	140
5.2	龠字族	143
5.3	舞字族	144
5.4	羽字族	151
6.	“德”字类释: 道德观念史考述	158
6.1	德字族	158
6.2	法字族	165
6.3	若字族	168
6.4	善字族	177
6.5	德历程	179
6.6	补说一	183
6.7	补说二	185
6.8	补说三	192
6.9	补说四	198
7.	考论杂志	207
7.1	杂志一	207
7.2	杂志二	209
7.3	杂志三	212
7.4	杂志四	225
7.5	杂志五	232
7.6	杂志六	238
	参考书目	259

1. “文”字类释：文心观念史考述

1.1 文章字

“文章”一词在汉语中结缘甚古，按古代文献，在上古就并列以至复合为一语了，“章”字符号出现得同“文”一样古远。𠄎就是殷周之际的彝器《乙亥殷》上面的铭文符号^①。古代文献中“章甫”、“章服”等词语，也都是来源于商代的。《仪礼·冠》里面就说过：“章甫，殷道也。”因而，若要论“文”，则不能不首先注意到这个“章”字。

章，《说文解字·音部》是这样解说的：“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依训诂方式而言，这并非字的本义。我们从上面列出的金文“章”字的结构来观察，便清楚地发现：

a. “章”字本不从“十”。“十”为两位数之始，而非基数之终。《素问》里面就讲过：“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如此，“九”才是基数之终。按原始思维规律，数多不过三^②，而倍三为九，九也就有资格成为数学基数系列的终极之数：“九，数之究也。”

b. “章”字亦非从“音”。章字的结构，从历时的角度观察，金文的形体都是一脉相承的。如周代中期的《颂殷》^③上面写作𠄎；战国时期的《印字徵》^④也作𠄎；结体均从“辛”。

c. 因此，《说文解字》以“乐章”为“章”字的本义自然也就不

确切了。“章”字从辛，当是传达“辛”作为一种标识的工具，可以给事物打上鲜明的标志之义。因而可以说，“章”便是“彰”（昭彰）字的本字，而“彰”字不过是“章”的孳乳。因此，“章”字的本义应该有“显著昭明”之义。我们看如下的训诂资料：《周易·姤卦》：“品物咸章”；《注》：“章，明也”。又，《仪礼》“章甫”条下《注》：“章，明也。”《广韵》：“彰，明也。”

因此，殷商时代的“章甫”、“章服”，大概就是用彩色图案施于冠服，以鲜明地标志人的身份。所以，古代“衣裳”一词，自然就存在两种相反相成的说法：既可装饰，又可掩饰。《白虎通·衣裳》：“衣者，隐也；裳者，障也。”而《尔雅·释言》：“黼黻，彰也。”又《礼记·表记》：“衣服以移之”；郑玄注：“移犹广大也”；孔颖达为之疏解说：“使之尊严也”。综合注、疏的意思是：衣服可以使人身显著昭彰，从而表明身份之尊严。这样，此处的“衣裳”与《白虎通》训“障”相对而成为“彰”了。但是，“彰”之于“障”，一显一隐，实则相反相成。从思维逻辑来说，“隐为显之反”^⑤。《说文解字·阜部》：“障，蔽也。”障字的语源也是“章”，遮“蔽”了光明才算是“障”。说“障”义是必先有“彰”义在，否则便无所谓“障”了。这种“反义同源”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民族古老的辩证思维在汉语词义独特的引申规律上的体现^⑥。

d. 很明显，要使上述说法站住脚，关键还在于对“章”字所从的“辛”这个字符作出解释^⑦，而这一点，需要与从“辛”构形的一系列文字符号发生联系。上面说过，“章”字的“辛”符为刻画标志的工具。而在一系列文字符号中，有了“辛”这个字符，往往意味着刻上花纹，即有“章”（即彰）义，也就能作标志之用，汉语中有“辨章”一词，即含此义。下面考察几个例字：

甲骨文中的^⑧，也是由“辛”符再加上表示武器的“戈”构成的。会合起来的意思，则是表示以“辛”刻画款识标记。再加